



讀書鏡

讀書鏡

一

4卷5
549
/



門僧
號 549
卷 1

讀書鏡序



私嘗怪淵明讀書不求甚
解。如名無心世。素把菊。沉
酒了却。一生及閱其次
第。節孝詣理。出處豁然。

讀書鏡序

通古之士所不及骨曰清
淡玄塵流風照梁祖企謝
景夷筆一校書馬肆專改
浮義淵明鄙之作此
語自掃除下今世文

執之士不立挨天綉雲雕
繪滿目如小兒泥羹塵飯
不當飢飽雖多奚為
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作
讀書鏡十卷為世寶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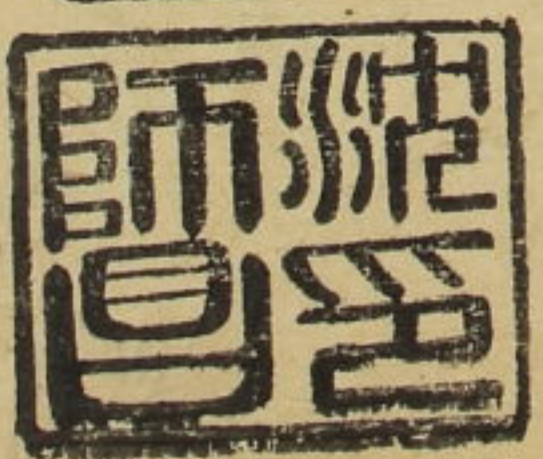
言其法不一
一事——本末消息各有其
漸——智者之所卜愚者之
所忽也古之耕莘築巖
釣渭者非又事——已經歷
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

請模索者豫矣賢不肖之
所——得各因其才不仁智之所
見各隨其系才系不同而
求無不獲其在是書平
眉公謝落塵襪衣帝之

間或有薜蘿而論次俱
當世關切之語符子曰心
知善及香病以明鏡光
茂曰不出戶而闚天下
以此哉余弟兄登友友

元被雅有同好故刻之

唐子冬杪沈師昌識



叙眉公先生祕笈

吾師眉公先生靈心妙韞卓
躡遐蹤於學靡所不窺咳唾
散落皆為流珠結璘世共珍
異久矣願先生醅醲膏沃精

所偏注在泛六藝之齊勦百家之穢上足掩商瞿子辭毛魯孔伏之光而下可刮盲史之膜齒腐令之骨卓然表豎天壤間如帝青梵鏡照曜百

千萬億國土者不輕出也不佞忝稱入室每為勸請而先生唯々否々付之懍悅豈非以世淖濁難與在語而淺根狹蕊偏仄蹙蹙無從曜其光

明猶之隱空輕飛投蹊委肉
不足發韻鏃而當珠彈哉乃
世之號秀雅淹通者逞之得
其拈弄榘拂品泉石評碑版
茶錄酒鎗中物則竊之然喜

須優游林下博物洽書未
晚可一以彼半通編名燻執
灼汗牛簡蠹何翅蔽帚棄
史荏苒一生甚不先馬之
幾且此非變塞之通而定志

之難也。沈攸之曰：蚤年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包
儀甫寫此一通，置之座右。余
心儀之。天生可益，宿搜覽，悉
綜方音。書秋筴，凡裨官小。

史之所不及備者，簪履而存
之，而先為流通其什一。自
王與新，志而下，若平一奏
屬余序。余欣然領之。此亦元
美所長，不足為裁式。而足

考家用者也故不可以無序
丙午仲——秋後三日穎川陳
萬以書于文在堂

尚白齋祕笈序

語云胸中自有萬卷書未必能
文雅能亦况女子語乃讀少
政改不易可書積倉石讀而
腐然麻藝髮讀而淫觀剗習

兵讀而因際中游載讀而馳
也衣別夢鬼讀而魔先後束
脩羊讀而俗胸中自不具讀
書肺腸強學司痛呻吟狀向
確不乞結管生靈所謂重習

出絲者也余占沈三生等無
空嗜獨嗜步每米榻紙牒相
与校證之古事良悉三生之
序余文日在一選矣庶幾旦
暮了此一意此地信陽之素

余問之唯之否之何治可模
入壽幾何士君子生當窮時
志氣堅忍頭顱如碎不能讀
破世間少織簾先生之不若
稔謂何物經生片凌亂人意

之亦何矣窺漢武庫見竹刻
蛇劍不睜嗟嘖入鄴攬曹公
霸烈之遺而搜斷風零翽於
蒼無綠苔之間以為足祝英
雄之里也亦只瑣末矣雖然

天之愛道使蟬聯不斷其愛
材每千載置一悅仰秦藻以
素經畬之榛史藪之蔓極矣
芟夷廊清安有如先生之手
脫纏解糾壯茂清適又安有

如先生之日之年世誠亦足
與溪園然天悲興而等慈運
角常非在摩入娑竭為轉無
上法稱寧遠以庶苑終也則
不佞袖中辦香膏為三請以

李

滋晉薰未敢輒酬法乳云爾

嘉禾門人李日華頓首撰

與... 悲... 等... 意... 日... 年... 廿... 燼... 未... 是

鐫肩公秘笈序

以余觀於文章家肉食者鄙慕

說鍾鼎縱橫之業藿食者鄙之

曰惡用以犢鼻恩人意而牢騷

沈痼之辭起此政如貧賤驕人

沈

乙

耳要以出世間心行世間法所
謂體玄識遠究竟同歸孫興公
何必不賢於謝家八賢論乎矧
公間代異才絕意仕進燔枯折
芟縱觀古人書徃逞薈撮古人
書點綴名理單詞半偈無不令
人絕倒其爲人不喜作月旦陽
秋臧否人物其所論著者多文
獻掌故徵風攷俗之言旁及古
法書名畫彝樽山水之事其口

角似晉人其經術似漢儒其博
物強記似百六公其弔古憂時
似洛陽年少每對一二知者握
麈尾據梧長嘯丙夜篝燈證鄉
今古楮錢蕉葉幾爲滿於是眉

公文不脛而走矣枕中石函謹
避風露而世且購之如驪頷魚
腸洛陽紙價不啻踊貴卽不矜
公文以眉公行乃或眉公文以
不必眉公行贗鼎腊璞及身而

見之甚有若何法盛之於邠高
平者此可笑也今年來館項穉
玉家余益得搜其祕乃稍爲取
所雜著釐訂合而行之讀其書
遠識玄心自足千古離憂送窮

鱸魚鵬鳥之態牢騷沈痼之辭
都不入其腑臟夷然不用于世
而世卒不可以無眉公之言山
猿自卧威鳳自儀遂令天下不
得謂處士純盜虛聲眉公其不

必庚其解嘲也哉眉公曰身既
隱矣焉用文之則是刻也非文
豹之一斑庶幾乎藏舟之一壑
巳丙午夏日繡水沈德先書于

仇池艸堂



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 陳繼儒 著

樵李 包 衡 評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
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
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
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
簿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
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予之所錄大抵以肇為

吾輩看讀
書鏡須耐
心閱到每
段之斷案
結語方知
此老子一
片苦心

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歿。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為後

即此數句足以規世

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三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礪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簸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庶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

結句有得

戒與。

韓持國知穎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目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嚴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

此涉世之方出詞之法

悅。程子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絕透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洪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嚴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

須看斷語
束語前意
大快

辭嚴而婉

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為文于宋璟，判之曰：規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

當今不乏
此輩

隱寓箴規
直可經世

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媪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如房琯為相，因一棊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

解三公三孤特見

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何亂之有。

仁義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妃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鏹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恐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

書生未遇先要養量

幽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比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詩詞切實而善諷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大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陰曰老夫三日門

次首亦婉

三百稍露
類

掉句大學
識

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為重。然為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

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鰲面蠶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尚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為書歸去來。今詞以貽之。庶幾契順托此以

善為說詞

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
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為黃蔡門都監念言事
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之辦行
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不可有
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范亢
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為請託
以干湜每不從自是父子相失大為時論
所嗤郊情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

繳結處每
令人擊節

此宦情重
者

此名根輕
者

溫情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
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
愍致疾吾歿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情後果
哀悼門人呈之皆與溫往來密計情于是大
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
主客也超桓大司馬客也二君立身草然
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生前一則名根輕故
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藉亂命者其將為
湜乎為超乎

將宦情名
根總以數
語結之

言言金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常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
閹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
宮發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
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
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
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
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
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身弘嘆曰寧逢
惡賓莫逢故人宋何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

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
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
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
盟隕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
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
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

可作廣絕
交論

滑稽彙東
方曼倩

君賢則知
青史可畏

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
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
出見之。受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
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
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你將此齒
去。訟我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
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
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

此皆人所
易忽

已。宋高頤以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
月。禁勿脩葺牆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
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
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
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自得少不如意。
則怒罵庖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
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恠。夫貪生畏死。人物同
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
則不能言耳。哀哉。

放生告文

納拜以定其分

正言以折其傲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歎以為坦率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三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如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

泣像以動其心

馬援挾長

梁松挾貴

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分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

讀書鏡

一卷

十

收煞有感

縱之之過
是殺其子

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
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可復施。而前輩
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歎哉。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
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
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
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秘。使人在下張口
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
宣和間。區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

教子為盜
母之罪也

結上文二
事

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
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
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
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
子。嬰孩不虛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
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
僧。以有餘及之。徒眾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

須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

意
合不盡之

仁敬謝。成化初。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景以史官辭。撰烟火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此。

讀書鏡卷之一終

博如無絲二對至並
信景以史官執辨因入請於罪以去刊亦由
二此滿知外原章蘇舒懋黃蘇舒中即孫愈

意
會不盡之

言善鏡卷之二

雲間 陳繼儒 著

樵李 王體元 評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
曰吾居民上搖_二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
封其口曰磨堯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
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
著慎言者八亦既奉_二矣老氏猶譏之曰凡
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

磨堯堅三
字入談林

東句警醒

也博覽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
嘻危哉

久敬為上
味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
用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
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
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
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
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

句法

格言可為
家訓

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
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執蔴必不能為
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
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
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為下石衷
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
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衛茲務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訶減

言書錄

減物價便
是多情

棄菜葉亦
非惜福

亦收得好
可以垂世

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
 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
 以烈節垂名雪峯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
 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
 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
 雪峰志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
 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
 抵情為欲根儉為福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
 能為一擲百萬之劉毅有惜福之雪峰然後
 能為竹頭木屑之陶荊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
 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
 惟是之從而不苟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
 子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
 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
 三變不顧是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為小
 人昔衛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
 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

楊三變可
作笑譚

徒字卽律
之流放罪
人

全是散場
處着精神

一段戒營

造誰人肯出
此言

于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僂者而難
徙言僂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曾膽要
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楊畏當之其在首
弁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立鶴毋爲兩端
鼠寧昂二若千里之駒毋泛二若水中之龜
宋郭進造宅旣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
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
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
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客

好笑好笑
却是賢子

二段戒攀
緣

此老善願

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
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
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
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
劉温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
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温洛之叟耕釣
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温叟憶父語遂爲
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
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

言書錄

此子善勸

財 三段戒積

說稱義方

弘稱幹蠱

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高少雖非
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
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覬之
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
不能止及為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府覬之
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
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
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

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
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
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
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
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
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擒言
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
作皆效之檜嘗食因嘖嘖失笑愿亦陽嘖飯
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

殺佞人快哉

去小人快哉

讀書竟

二公皆以
正見憚
找句可嘆

吳顧雍為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歎服之
每飲晏左右嘗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
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
昭容顏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
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及樹
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
反不見容于小人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

直筆寥寥

結語是讀
史法

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
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皆言
一足偽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偽乎周
公瑾云定哀多微辭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
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
劉靜修詩云幾載從來已失真紛二輕重在
詞臣若將字二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
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瀛王云吾三人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

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補遺三人
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
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
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
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
不畏與。

宜重勿輕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
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
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薄

風成厚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
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監察御史擢侍御史
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
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
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沃君心者
高宗嘗稱其忠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
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
歐陽脩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
執政欲從其請時文正爲叅政語同列曰石

高宗知人

讀書竟

君以言爲
輕臣以言
爲諱切中
切中

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輕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少歇處今之士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鷟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讒言煩興交亂四國曉曉爲百舌鳥則不可也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少歇處今之士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鷟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讒言煩興交亂四國曉曉爲百舌鳥則不可也

司馬允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

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三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天下讀書

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朔中，余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日，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為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

可耻

可笑

讀書竟

二卷

九

兩言堪平
秋

檜亦知公
直氣

王葆仁人
之言

皆然何足怪哉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
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何如葆曰此事不
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
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
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
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
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
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柰

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

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

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

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可以弛

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

全身

李沆為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

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

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

乾坤負擔
風月全身
何處得來
有此高論

人言久妨賢路寧無媿乎公于馬上蹴踏再
三曰其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
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
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
人彥國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
及為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睦
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
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
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嬾道也地

相度合當如此

欲奈物嬾欲奈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蟆禪一
睡即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于逆旅風雨
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
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為
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
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
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
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

不語醒眼

傲人多薄
福勿論前
輩後輩同
輩皆看不
得一傲字

讀書竟

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為中書令此後
董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
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
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
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
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
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
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
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董不可輕

好箇輸君
一籌

也。

看人入微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
紀蔡元長事多稱為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
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
足權門自甘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
冀文其醜其文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
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
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
事湯岐公自樞密為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

文人反不
如一包明
真可愧

此便是奇
男子

數行文字
亦頗挫

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
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叅
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
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何面
目事之雖妻子饒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
岐公之貴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
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
異於眾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
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
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
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讀書鏡二卷 終

讀書鏡卷之三

雲間 陳繼儒 著

樵李 沈豫昌 評

惟愛惜人材故不搜索沾名二者並行不悖

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

正直忠厚
之語

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
子瞻爲司馬溫公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
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構黨之時
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罵世
界可懼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
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
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叅政知
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歎贈老僧詩曰

直端角耳

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
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
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
曰吾得水銀二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
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歎
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
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
兼餌蘆朮以返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
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

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
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者范鎮
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鶻未成躍出巢
穴往二墮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
也吁可畏哉

躁進之鑒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
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
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
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

禮之動人

如此

家所謂周孔爲何如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
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歎佛氏賴有
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
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
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
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
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

歸過歸命
各自盡而
已

執熟顏回
杜園賈誼
對的

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已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索做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已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哉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執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

超世眼孔

一曾子不
再娶

言言金

三卷

四

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于眾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客有舉此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禹行舜趨以踽踽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執熟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未詳就中亦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也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

王駿不
再娶

三晉寧不
再娶

黑心符一
段談資也
亦家訓也

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官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嘉之。豈違其本心乎。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區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鉄杵表酷。歷三可見為夫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

映簾並坐
四字可採

呂氏武氏
之流可鑒

夫勢日削，寒熱饒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門庭蕪。而恠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嬪之名也。嘻，危哉。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

二公燿然
有生氣

平天冠三
字笑殺

孫而失節者。遂自綏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日見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為賣平天冠者。其誠未之思耳。

陳後山携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托後山為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

後山虛心

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

僧孺極量

二聯絕唱

宰相三日
後主印可
以陞降百
司劉公蓋
以入相期
僧孺也

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
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
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
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
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
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
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
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汝輩進脩，守中為上。夫
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

僧公此言
無入不可

宜待之。以曾南豐盛氣者，不當待之。以劉禹
錫

錫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

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
余嘗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
終不忍取。後為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護卻盧
家，即竊賣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
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閻右相校書圖、仁
者處心古今一律。近世持玩好之物，眠人者

開卷直有
益

高僧言竟

三卷

七

結語令親
親者心愧

臺諫為宦
官所畏興
之兆也

宰相與宦
官結好區
之兆也

貪忍之輩。一目而覷覷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狎狗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不思君處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址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樓望帝京。身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為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為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為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

也 直規世語

此君有勵世之思

七年自西川廻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為已任此其短也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尚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嚴名

諷 善謔而寓

斷得好

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士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剃度一僧劉貢父放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徃二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余以為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李沆對使若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面相可否後世則遣小黃門下密命而已故旋乾揮日之手全在中書

不
是輸大
臣一着

結語救時
之妙藥

仕亦有瘡
一句便動
人聽

言言金

或曰得無過乎余曰此已輸格心大臣一着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即藩沆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瘡者或釋之曰瘡之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瘡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瘡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瘡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瘡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瘡盛棟妾姬

五瘴皆仕
之真病

美言可市

此篇首引
三人皆乍
炎乍凉用
情明條而
未引歐

以娛蔽色此惟薄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
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
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
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
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為授官
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
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

陽公之風
以悅之

同貶耳於公無所益已遂罷勉為之然其中
語言頗多改易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
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為
翰苑憐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
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啟晏召宋
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
制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
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余醒猶在觀者
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邪許亦赧

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
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啟賀
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
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
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
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初
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
計罔有悛心若說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
予言誣詆聖考垂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

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
交通闕寺矜詫倖息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尚
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
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
遠方雖軾辨足以飾奸言足以惑衆自絕君
親又將奚慙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
遠軍度副使惠州安置林草制時投筆曰壞
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乍賢乍佞乍炎
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不聞歐陽子之待

善作斷語

善作斷語

全篇正意
總見於末
二句

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善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二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三卷終

